

春在堂
隨筆

(清) 俞樾

春 在 堂 随 笔

(清) 俞 樾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5748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975748

春在堂随笔

(清) 俞樾 著

张道贵 丁凤麟 标点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25,000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11100·127 定价: 0.54 元

责任编辑 陆国斌

出版说明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七年），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后罢官归居苏州，杜门潜心著述。自同治七年主持杭州诂经精舍，凡三十余年，弟子成群，为一时朴学大师。其治学宗法高邮王念孙父子，以古文经学、诸子学和小学见长，还擅长诗词，旁及小说戏曲。主要著作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合辑为《春在堂全书》。

《春在堂随笔》计十卷，是作者据平素所作笔记整理编纂而成的。内容大体按撰述年代编纂，每卷之间并无明确分工。其中，有作者本人在治学过程中对小学、诗文的考释和评定；有同师友之间的酬和文字，以及为专集所不载的诗词；有饱览杭州等地绚丽河山的游记实录和考察浙东风土人情的记载；有同光年间社会的轶闻掌故和本人亲历的政治和文化事件。搜罗丰富，涉及面广，包含着许多少见的学术史、文学史资料，更为研究近代史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由于作者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看待当时的政治是非，因此书中夹有一些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吹捧和对地主阶级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颂扬等内容。

这次整理标点，以光绪十五年的《春在堂全书》重订本中的《春在堂随笔》为工作底本，个别错字径行改正。

春在堂随笔一

余自幼不习小楷书，而故事：殿廷考试，尤以字体为重。道光三十年，余中进士，保和殿复试获在第一，人皆疑焉。后知其由湘乡相公，湘乡得余卷，极赏其文，言于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群公聚观，皆曰：“文则佳矣！然仓卒中安能办此？殆录旧文耳。”湘乡曰：“不然。其诗亦相称，岂诗亦旧诗乎？”议遂定，由是得入翰林。追念微名所自，每饭不敢忘也。时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湘乡深赏之，曰：“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沦弃终身，负吾师期望，良可愧矣。湘乡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独余无状，累吾师知人之明。同治四年，余在金陵，寓书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风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比来杜门撰述，已及八十卷。虽名山坛坫，万不敢望，而穷愁笔墨，倘有一字流传，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则无赖之语，聊以解嘲，因颜所居曰“春在堂”。他日见吾师，当请为书此三字也。

肃毅伯李少荃制府，于乡榜为同年，于翰林为前辈，然未尝一面也。同治元年，公奉命抚江苏，驻上海。有商华伯太守者，亦甲辰同年也。公见之，问曰：“浙江同年有孙琴西、俞荫甫二人，颇识之否？”以相识对。问所在，无以应也。适章采南修撰视学闽中，取道上海，亦甲辰同年也。华伯问，知

余在天津，以告公。公喜曰：“若致书，先为吾道意。”余闻而感之，然不知公何以知余也。同治四年，余始识公于金陵。请其故，公曰：“湘乡告余也。庚戌会试后，余问湘乡今科得人否？举君名以告，因识之不敢忘。去年余充江南乡试监临官，见湘乡公于金陵，犹能诵君复试时诗也。”樾叹曰：“以樾之不肖，犹未见弃于师友如此，可感亦可愧矣。”公又谓余曰：“丁未前庚戌一科耳，然丁未翰林，入任卿贰出任封疆者数人矣。庚戌何落寞如此，岂所谓榜运乎？”余曰：“榜则何运之有？存乎人耳。丁未有老前辈一人，榜运安得而不佳？庚戌有学生一人，榜运安得而佳？”公大笑。未几，公延余主讲苏州紫阳书院，适琴西主讲杭州之紫阳，余因以书报公曰：“庚戌有两紫阳焉。老前辈闻之，得无詫榜运之阔乎？”

余与孙琴西衣言，三为同年。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君得拔贡，余中副榜；廿四年甲辰科同举于乡；三十年庚戌科同成进士。相得甚欢，而论诗不合。故余尝赠以诗曰：“廿载名场同得失，两家诗派异原流。”然君刻《逊学斋诗》十卷，止余一序。余于咸丰九年刻《日损益斋诗》十卷，亦止君一序也。同治四年，两人分主苏、杭紫阳书院，又赠以诗曰：“廿年得失共名场，今日东南两紫阳。”一时以为佳话，其诗均存集中。

同治四年，余至杭州。时刘笏堂汝璆摄杭州守，奇士也。署中童仆止四人，内室无婢媼，其夫人至躬洗厕踰焉。自述其家世寒微，父幼时，负炭鬻之市，顾善治生，积资累巨万。然尽散之宗族，不名一钱，止存薄田数亩，供饘鬻而已。五日一食肉，肉不得逾八两。性嗜琴，虽逆旅之中，未尝一日不

与琴俱也。母七岁来归，每日以米少许，杂苋菜煮羹食之，刘君既贵，为慈苋图纪其事。湘乡相公曰：“子不可有母而无父。”乃因父嗜琴，易之为琴苋图。图中琴一张，苋一筐，无他物。求诗于余，余为作长歌一章。适琉球国贡使东子祥国兴过杭州，乃琴西旧为琉球官学教习时弟子也，以琉球纸诒琴西，余因亦得之，为篆书“琴苋图”三字赠焉。君少时即能饮酒，父戒之曰：“非至五十岁不得饮。”自是不内勺饮矣。余与同席者二次，未尝见其一举杯也。语余曰：“吾挂名仕籍，亦父命也。父尝行市中，遇冠盖者避不及，前驱者鞭捶及之，微伤于额，归而愠焉，呼吾而诏之曰：‘汝过三十岁必出仕。’故不得已而从军，积功得官，慰吾父地下也。”君虽以军功显，然恂恂儒雅。论为政，必以教民为先；议兴乡课，欲行之一州八县。见余所著《群经平议》，曰：“是不可不刻也，盍写副本畀我？”及余临行，君赠以写书之费。徐问之，则假之钱肆者也。其夫人亦贤妇，虽居太守署，然守家法，五日市肉八两如故。君以其病，谋少益之，夫人不可，曰：“家法不可由吾坏，若少益之，上何以对舅姑，下何以对子妇哉？”君又欲佣一人代之执爨，又不可，曰：“君继母在家，莫为之役，奈何以婢媼役于我？”

镇洋方毓辰著《毛诗句解析疑》十四卷，每句采先儒旧说，微有折中。虽不能自成一家之学，然其用力勤矣。同治四年，余至上海，于同年应敏斋观察署中见其书。时方君已死，其子孙不能守，谋并其姓名而鬻之。问其直，曰：“洋泉一百二十。”余谓敏斋曰：“卖者不孝，买者不仁，此事君胡与焉？将来倘有余力，为刻其书，而以其版付彼子孙，使食其利，此则仁者之用心矣。”敏斋深然之。余即还苏州，未知其终，姑记

于此。他日或竟有买此书者，易姓名而刻之，得此，犹可证其真伪也。

宝山蒋敦復，字超存，号剑人，著《嘯古堂诗集》。方江浙陷贼时，著《愤言》一篇，《议战》、《议守》二篇，《万言书》一篇，亦留心天下事者。又著《兵鉴》一书，刺取诸史中言兵事者，分为四门：曰兵律，曰兵谋，曰兵机，曰兵戒。惜其书未成。其已成书者，惟《英志》八卷，纪英吉利国事甚详。英吉利自宋英宗治平元年以来，分为五朝，始有岁月可纪。第一朝曰诺曼的，其二曰北蓝大日奈，其三曰都铎尔，其四曰斯底亚尔的，其五曰伯仑瑞格。今其女主亚勒山的那维多利亚，乃伯仑瑞格朝第六主也。其传国之法，传子亦传女，传兄弟亦传兄弟之子。若女，传女子之子，亦传女子之女。真殊俗哉。

苏州新设紫阳书院，在梵门桥，旧为吴氏屋。道光十七年，余过苏州，适太恭人族弟松田老人主于吴氏，余因得识吴氏昆弟，饭于其听事之西偏。至道光二十年，其屋归于邵氏。咸丰十年，贼陷苏州，据其屋为伪府。官军收复后，遂改为书院。同治四年，当事者延余主讲，乃移居焉。回忆饭此时，止二十九年耳，而屋已再易主，而皆不能有。余以当时一饭之客，反得为此屋暂作主人。梦幻泡影，大率类此。世之人辄思为子孙百世之计，何为者也？松田老人年已七十，尚寓吴中，时来书院与余谈旧事甚悉。留此老眼以阅兴亡，造物者其有意乎？

《论语徵》甲乙至壬癸十卷，日本物茂卿撰。其书每叶二

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首末两叶版心，皆有“滕元启谨书”五字。同治五年，戴子高于杭州书肆得之，以示余。其大旨好与宋儒牴牾，然亦有谓朱注是处，议论通达，多可采者。惟谓上《论》成于琴张，下《论》成于原宪，故二子独称名。此则近于臆说，然亦见会意之巧矣。今录数事于左：

千乘之国。 万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谓天子为万乘，诸侯为千乘，大夫为百乘，语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计其囊之藏适千而言之乎？古来注家，布算求合，可谓不解事子雲矣。

学则不固。 谓不固守一师之说。传曰，博学无方，孔子无常师。

为政以德。 为政，秉政也。以德，为用有德之人。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劳而治，故有北辰之喻。

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命为大夫，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知天之命，我以传先王之道于后也。

举直错诸枉。 盖以积材之道为喻。积材之道，以直者置于枉者之上，则枉者为直者压而自直矣。故曰能使枉者直。

子奚不为政。 我死子为政，谓秉柄于其国也。畴昔之羊子为政，谓秉柄于其事也。此章孔子为大夫时事。圣人施为，不与常人同。于其官政，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张，然其意岂或人所能知？故引书答之。

季氏旅于泰山。 古注以为讥僭，然观其引林放，则孔子之讥，在奢不在僭。必季氏为鲁侯旅，而其行礼徒务美观。故尔后儒每言及季氏，辄谓之僭，岂不泥乎？

禘自既灌而往者。 《易》曰：“观，盥而不荐。”王弼引此

章。《祭统》曰：“猷之属，莫重于裸”。灌盥裸通用。孔子于禘，欲观其大者，而不欲观其小者，重本也。但《易》观盥，凡祭皆然。禘为大祭，故特言之。

无適也，无莫也。《无量寿经》《华严经》皆有“无所適莫”之文。《华严经》慧苑《音义》引《汉书》注曰：“適，主也。”《尔雅》曰：“莫，定也”。谓普于一切，无偏主亲，无偏定疏。澄观《疏》曰：“无主定于亲疏。”《无量寿经》慧远《义疏》曰：“无適適之亲，无莫莫之疏。”琿兴《连义述文赞》曰：“適，亲也；莫，疏也。”乃知適莫为亲疏，古来相传之说。

宰予昼寝。昼处于寝也。《檀弓》曰：“夫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

孰谓微生高直。高，盖孔子乡人，以直见称，孔子亦爱之。故反言以戏之，亲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醯，曰“或”者佯为不知，皆戏言。若他人乞之，则是琐事，孔子何与闻其琐事乎？

三年学，不至于谷。谷，禄也。不曰禄而曰谷，谓禄之薄者，盖廩俸也。学三年，而其所学未成可禄之才，是志大而学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

达巷党人。达巷，姓；党人，名。

食不语，寝不言。语者，海言也，如乐语合语之说。古者饮食之礼，如养老有乞言合语是也。然当食不语，食讫乃语，所以尊道。故君子平日亦依其礼，当食不海言也。寝者，内寝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是也。内寝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职。

期月而已可也。先王之政，有月令焉。未期，则设施犹有未周。

齐人归女乐。 据《孟子》“腠肉不至，不税冕而行”，无归女乐事。疑归女乐与不致腠，本非一时之事。史公合二事以系于定公十四年，非也。庄周书亦言孔子再逐于鲁。

君子恶居下流。 谓纣之为逋逃藪也。众恶人归纣，而纣受之，其所自为恶虽不甚，而众恶人所为恶，皆纣之恶也。故曰天下之恶皆归焉。

华亭尹冰叔鑒德，以其祖母黄纺织图索题。图中题者甚众，有张春水七古一章，署云：“吴江张澹未定草，璩卿女史陆惠书。”钤一小印，云：“文章知己，患难夫妻。张春水、陆璩卿合印。”亦词场佳话也。

同年勒少仲观察，以史忠正祠墓图索题。图中有陈君弢诗，自注云：“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惟忠正此书，海内盛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

余生平谬以文字受海内名公钜卿之知，虽云过当，然或者尚有以致之也。乃童稚之年，茫无知识，而一二老辈，殷殷期许，殊不可解。迄今老大无成，有负其意，为之汗颜。每拟仿随园老人作感知己诗，因循未果，偶记二事于此：一为处士黄公，公忘其名，但记其行五耳。余七岁时，先君子为求婚平泉舅氏第四女，舅氏已许之，姪氏犹豫。黄公乃姪氏之弟也，偶省其姊，知此事，诧曰：“此佳婿也！今失此婿，他日虽列万炬以求之，岂可得邪？”议遂决。是时，余一童子耳，读书鲁钝，不异常儿，不知公何所见而云然也。一为孙公，公

名家球，字竹孙。娶于戴氏，乃先君子中表妹。而吾兄壬甫，又公之婿也。故余少时，即读书公家。一日，公与余共饭，誉之不啻口出。时公有兄子在旁，和之曰：“两俞难兄难弟，他日显达，可操券也。”公正色曰：“尔勿草草，若小俞者，岂独簪缨中人邪，乃当代之传人也。”余时方治举子业，为八股文字，惧不中绳墨，了不知可传者为何物也。公卒于道光二十四年。余初举于乡，往问公疾，疾已笃矣。执余手曰：“吾死后，子为我作小传，或铭诔，但得见名字于集中，九原无恨矣。”今《宾荫外集》中有《竹孙公诔》一篇，然文体卑弱，未足报公地下也。

上海曹海林学博出示宋敕书一，其文曰：“敕朝奉大夫新除司封郎官曹纬。”敕文凡七十八字，皆行书，笔势飞动。末书：“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年四月八日下。”惜年字以上皆阙，不知其年号云何也。又有图像二，绯衣秉笏，仪容甚伟。又有“文武登庸曹氏流芳家宝”行书十字，大可五寸许，末署“晦翁”，晦字亦剥蚀，然尚可辨识，惟纬不知何人。曹氏以宋武惠王为远祖，武惠七子：璨、珙、玮、珣、玘、玠、琮，字皆从玉。而此敕书，是纬非玮，字迹分明。且玮亦未始为司封郎官，则不得即以为武惠子也。《宋史》又有曹辅，南剑州人。辅之子曰绅，岂纬与绅，兄弟行欤？又有曹彦约，都昌人，尝从朱文公讲学，此有“晦翁”题字，岂即彦约之先人欤？是皆不可知，因漫书数语于其后而归之。

湘乡相公有《圣哲画像记》，其略曰：“书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饮尽也，要在慎择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三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

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于是矣。”其图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为一图，左氏、庄子、司马子长、班孟坚为一图，诸葛孔明、陆敬舆、范希文、司马君实为一图，周茂叔、程伯淳、程正叔、张子厚、朱元晦为一图，韩退之、柳子厚、欧阳永叔、曾子固为一图，李太白、杜子美、苏子瞻、黄鲁直为一图，许叔重、郑康成、杜君卿、马贵与为一图，顾亭林、秦味经、姚姬传、王怀祖为一图。而总论其后曰：“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如文、周、孔、孟之道，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如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者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三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末复括以歌曰：“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同治六年，余至金陵，湘乡公留宿节署，因得见之，而记于此。

金陵之游，以玄武湖观荷花为最。是日，余将行矣，湘乡公饯之于妙相庵，先与幕府诸君登太平门楼，观沅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古迹。遂出城至玄武湖，湖方十余里，遍种荷花。各乘小舟穿花中而过，红衣翠盖，亭亭可爱。公所坐舟与余辈大小无异，而有司供张者，以使相之尊，不可露坐，施小帷帐蔽之，然止能绕花而行，不能直入万花深处矣。余

笑曰：“山人之乐，过于宰相，即此可见也。”

沅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处，名龙脖子。时缺口已修补，有湘乡公纪事碑，亦甚简略，末有铭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无忘。”可见当时力战之艰。同游者有赵惠甫，曾躬在行间，于雨花台望见之，云：“是日为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黎明微雨，旋霁，日中又雨，大声忽发，砖石俱飞，倏忽之间，而烟气迷漫，不见天日。及烟散，则见城中龙广山上万蚁蠕蠕，盖皆人也。时我军已由缺口入城矣。俄而旌旗尽开，四面齐下，而贼所据伪府，同时火起矣。未入城时，上有黑云，大数亩许，历久不变。及我兵长驱入，而黑云亦与之俱，是殆有神助乎！”余有诗纪之，皆据赵语。

江艮庭先生，生平不作楷书，虽草草涉笔，非篆即隶也。一日书片纸，付奴子至药肆购药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识。更以隶书往，亦不识。先生愠曰：“隶书本以便徒隶，若辈并徒隶不如邪。”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风，寻常书札，率以隶体书之。湘乡公述此事戏余，因录之以自嘲焉。

湘乡公喜谐谑，因余锐意著述，戏之曰：“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余闻而自愧，亦以自喜。然少荃伯相，功业烂然，为中兴之冠。余穷愁著书，酱瓿上物耳。且自中州罢归，已逾十稔，而所著书，止一百余卷。乃与中兴名臣同一拚命，岂命果有贵贱乎？今列所著书目于此：函书二种：《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诸子平议》三十五卷；《第一楼丛书》九种：《易贯》五卷，《玩易篇》一卷，《论语小言》一

卷,《春秋名字解诂补义》一卷,《古书疑义举例》七卷,《儿笱录》四卷,《读书余录》二卷,《诂经精舍自课文》二卷,《湖楼笔谈》七卷;集二种:《宾萌集》五卷,《宾萌外集》四卷;《春在堂书》六种:《杂文》二卷,《诗编》六卷,《词录》二卷,《尺牍》及《随笔》未定卷数,《楹联录存》一卷;外书二种:《袖中书》一卷,《诂经精舍内外篇》未定卷数。嗟乎!文士名心,书生习气,鍼石知谬,享帚自珍。聊记其大略,亦见穷命之不值一钱也。

余壬子散馆后,未引见。戏书一诗粘斋壁云:“天风吹我下蓬瀛,敢与群仙证旧盟。好向玉堂称过客,重烦丹笔注微名。升沈有数人难挽,造化无心事总平。却笑随园老居士,落花诗句太关情。”跋其后云:“散馆改官,口占一律。”同年慎延青毓林见之而笑。及引见后,蒙恩授编修。延青过余斋,喟然长叹。余问何叹,延青曰:“吾叹此一首好诗,将来编集时,竟无从安顿也。”相与大笑。然余不久即免官。回首玉堂,真同过客,“天风吹我下蓬瀛”,斯言验矣。延青今已下世,不及与之追理前说。怀旧凄怆,为之腹痛。

同治七年,余主讲西湖诂经精舍。精舍有楼三楹,余每日凭栏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间,甚乐也。每思造一小舟,舣之堤下,兴之所至,纵其所如,暮景晨曦,随时领略,庶几不负湖居。乃阅《西湖志》,有明人闻启祥《西湖打船启》一篇,适与愚意合。启祥,字平将,万历间举南雍,与计吏入京师,至国门,忽意不自得,径返。后屡以荐被徵,悉辞不赴,见《钱塘县志》。又《灵隐寺志》,称其绝意仕进,筑阿西山,言语妙天下。即此启,足见一斑也。今录其略云:“欲领西湖之胜,无

过山居，而予尤不能忘情于舟。山居，饮食寝处常住不移，而舟则活。山居看山，背面横斜，一定不易，而舟则幻。昔冯开之先生既筑室孤山，又买一舟佐之，白头老宿，时时萧然，读书其中，三十年来风流顿尽，罕有继者。予及二三兄弟，素怀此志。而书生无暇，兼亦无资。陆放翁云‘一事尚须烦布策，几时能具钓鱼船’，正谓是也。严子印持，向有纠会打船之议，事未果行。今予踉跄北归，造物予我以闲，亟思一舟为避事息躬之所，而瓶钵罄然，不能不重理前说。愿期同志十人，各输十千，共成一舟，请自隗始，其余次第成就。十年以还，便可人主一舟。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两三人’，略加开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华，如白傅云‘细篷青篾织鱼鳞’，略参眉公所谓‘朱栏碧幄，明棹短帆’，不啻华矣。尤不必高。西湖妙在里湖，正如美人寝帟，神仙别馆，窈窕深艳，殆不可名。今船必著楼，遂令断桥以北、六桥以西，封以丸泥，恍同函谷，此何理也？放翁又云‘船设低篷学钓徒’，却又太低。但使俯仰笑谈，冠缨不碍，则亦不啻高矣。杨肥翁尝有打船说，制度详明，可垂金石。今舟成之日，广列科条，除其苛法，约以三章，此诚伊人之典型，舟居之律令矣。”篇中所称冯开之先生，名梦禎，万历丁丑进士，官南京国子监祭酒。移病去官，筑庵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见钱牧斋所撰墓志。旧《钱唐县志》称其晚年制桂舟，贮书画，遨游西湖，竟月不返。其风趣可想也。

厉樊榭《湖船录》云：“黄贞父仪部，用巨竹为泔，浮湖中。编篷屋其上，朱阑周遭，设青幕障之，行则揭焉，支以小戟。其下用文木，斫平若砥，布于泔上。中可容六七胡床，位置几席

觴豆，旁及彝鼎盪洗茶铛棋局之属。两黄头刺之而行。吴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此事极新奇可喜，黄以前未有闻，后亦无继者。果此制可行，岂不视造船更省乎？”稽《仁和县志》，黄汝亨，字贞父，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进贤知县，迁南京工部主事，升礼部郎。寻迁江西提学金事，进布政参议，谢病不复出，结庐南屏小蓬莱，题曰“寓林”。有《寓林文集》三十卷、诗六卷。盖其人亦风雅君子也。贞父有《浮梅檻记》一篇，今录其略云：“客夏游黄山白岳，见竹筏行溪林间，好事者载酒从之，甚适。因思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广，雅宜此具，归而与吴德聚谋制之。朱栏青幕，竟与烟水云霞通为一席，泠泠如也。按《地理志》云，有梅湖者，昔人以梅为筏，沈於此湖，有时浮出，至春则开花，流满湖面。友人周本音至，遂欣然题之曰‘浮梅檻’。予时与韵人禅衲，徜徉六桥，观者如堵，俱叹西湖千载以来未有，当时苏、白风流，意想不及。此人情喜新之谈。夫我辈寥廓，湛妙之观，岂必此具，乃与梅湖仙人争奇哉。”以上并仪部自记之文。同时王在晋作《浮梅檻赋》，汤临川亦有《浮梅檻诗》，足见其倾倒一时矣。其子妇顾若璞，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诗》。

吴江吕本南茂才多保，以其先世文穆公墨迹求题，因得展视，行书八字，大可二寸许，云“飞翠鸣玉，出入禁门”。又有小字两行，多漫漶不可辨。适徐诚庵大令本立来，与之审视。徐云：“纸有破碎处，装潢拙工，误颠倒之耳。”因为移正，居然可识，其文云：“齐仆射玄迟有让表云，宋世子老师吕蒙正书。”然语仍不可解，或尚有阙文也。卷中有道光十年裔孙晋昭跋，云：“崇祯甲戌，五世伯祖非庵公，讳一经，督学中